

康乾二帝拜谒明孝陵原因探析

郑玉超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 明孝陵位于南京钟山之阳,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于此。作为明代开国君主的陵寝,清代的康熙、乾隆先后11次亲往拜谒,可谓礼遇有加。其中原因,远非一句“笼络人心”所能概括。它包含了清帝对自身正统地位的昭示、对满汉认同的诉求、对“清承明制”的认同等诸多深刻原因。

[关键词] 明孝陵;康乾二帝;明遗民;满汉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8)05-0082-(04)

有明一代,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备受尊崇。每岁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国之大事,均需遣勋戚大臣祭告。明清鼎革之后,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乾年间,康熙南巡,6次遣官拜祭,5次亲往谒陵;乾隆6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可谓优渥有加。被时人誉为“礼文隆渥,踰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1]397} 康乾二帝何以对前明君主推崇备至,值得思索。

一、明孝陵是正统地位的象征

清朝入关伊始,就十分重视对明孝陵的维护。顺治元年五月,全国局势未稳之际,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就“遣大学士冯銓,祭故明太祖及诸帝”^{[2]1325};顺治二年五月初,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本月中旬进驻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3]1}。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到达金陵,即亲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礼数之尊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据说“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4]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784}。自古

以来,祭祀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明室覆亡前,对孝陵的官方祭祀,理所当然是由明皇室主持进行,而现在却由清代皇帝取而代之。祭祀主角的转换,其实暗合了江山易主的历史现实,亦即表明了正统地位的转换。这恐怕是多铎亲王、康熙皇帝祭拜孝陵时,所要向世人表述的第一层含义。

其实,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6]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7]而明人章潢的《图书编》,则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诸王上表劝进。燕王命驾将入城,学士杨荣迎驾前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燕王悟,遂谒孝陵。”^[8]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清朝的帝王是看得相当明白的。乾隆皇帝就有《明太祖陵》诗,云“金川不守景隆城,叩马壮哉御

[收稿日期] 2008-05-10

[作者简介] 郑玉超(1983-),男,河南驻马店人,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史楹。先谒陵乎先即位,杨荣却异姓连情。”^[9]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东林党人力主潞王;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则主张桂王,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

当然,清代的皇帝是没有必要先谒孝陵再即位的。但康熙至陵前的拜谒,与燕王、福王的祭拜在实质上是有其相似之处的。都是要通过谒陵这一形式,昭示天下,所不同的只是昭示内容而已。清帝要向明代遗民表述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义军相抗也好,拒不出仕也罢,官方祭祀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爱新觉罗氏的手里,这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了。

通常情况下,清帝在谒陵之后,紧接着的一项活动就是临幸演武场阅兵,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点。比如康熙皇帝在6次南巡中,共进行了5次阅兵,其中3次都是在谒陵的当天,2次是次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第4次南巡,巧合的是,那次他也没有亲往祭陵。对此,《金陵通纪》等均有详细记载。如果说乾隆皇帝南巡时的阅兵,已经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的成分居多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康熙帝的阅兵,其用意就要深远得多了。一边是毕恭毕敬的谒陵,一边是耀武扬威的阅兵。其时间之近,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尤其是康熙首次南巡谒陵后,“驻蹕大教场,将军以下官射”,最后,康熙皇帝“亲射,右发五矢皆中,左发五矢四中”,据说“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欢呼”。^{[3]9}场面之壮观,不难想象。一则鼓舞了士气,二则扬威于人心未稳的江南民众。年少老成的康熙帝,一手文治,一手武功,其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治手腕,让人不得不赞叹。

二、祭明陵表达了对满汉认同的诉求

明清易代被称之为“天崩地坼”的大事,之所以如此,绝不仅是因为政权的嬗替。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际和明清鼎革相类似,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异族的人主中原。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851}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10];“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论。”^[11]从中人们不难读出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清初的“薙发令”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

民的强烈反抗。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清帝在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到士风最为浓厚、遗民最为集中的江南拜谒孝陵,其谋求满汉认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诉求,就不言自明了。“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12]乾隆就曾在其《历代帝王庙礼成恭纪》中,愤愤不平地辩解道。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阂,相对于强势的中原儒家传统文化,清朝统治者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接纳并吸收儒家文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归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诣孔庙参谒。《清史稿》记之甚详:“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详,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酌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13]265}孔庙的“九叩礼”,让人不由联想到半个月前康熙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由此亦可见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论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明太祖可能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但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对二者的拜祭,相似的决不仅是形式上的“三跪九叩”,更是实质上的对满汉文化认同的诉求。一个是“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代表着对千年儒家文化的传承;一个是开创有明一代基业的明太祖,代表着对前朝君主的优渥;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对于清初那批数量庞大的明代遗民来说,明孝陵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对孝陵的拜祭,其实就代表了对故国的追思。所以,在清初,自然会有那么的人前去“哭陵”。所谓“孤忠遗老,于社稷沦胥之后,既倏然亡奈何矣。独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14]顺治八年,顾炎武初谒孝陵,从此寓居在钟山之下,自名“蒋山佣”,表明了自己要做明太祖守陵人的心志。此后的十余年间,顾炎武一共七谒孝陵。“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15],其谒陵时心境之悲凉,是后人难以真正体会的。在当时有相似心境的,又岂止顾亭林一人,他代表了那一整代的明遗民。“孤臣二十余年泪,忍到今秋洒孝陵”^[16],孝陵已经成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发泄情感的场所,也是已经灭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后象征。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审视清帝的谒陵,就会发现其行为本身的针对性是相当强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遗民们。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据说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

氓”，“父老从者数万人”，^{[1]397}观者如堵，声势浩大；而其恭敬谦卑的做法，更被誉为“足超轶百代”^{[17]502}。由此，不难想象清帝谒陵在江南社会起到的轰动效果。于是在热闹喧嚣的背后，一些事情似乎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转变。那些明遗民会发现，他们那片最后的“精神家园”似乎也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新朝君主礼贤前代的场所。谒陵的主角也不再是他们这些“歌哭陵上”的“孤忠遗老”，而变成了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的新朝君主。不经意间，人们似乎已将自己的注意力由孝陵本身转移到了谒陵的人身上。而对孝陵的拜谒，似乎也没有了那种“长歌当哭”的悲情氛围。“涕泗遗民在，悲歌隔世同”^[18]，明遗民的心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三、祭明陵是对“清承明制”的认同

在清代，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一直是非常高的。《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十年正月）丙申，（顺治）幸内苑，阅《通鉴》”，提出一个问题：“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人答道：“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帝并不认同这个看法，他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19]可见，顺治皇帝对明太祖评价之高。康熙帝亦有相似的评价，在其第三次南巡祭拜孝陵时，亲书“治隆唐宋”四字，并命江宁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17]502}对明太祖的评价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20]2320}顺康二帝在明太祖评价问题上口径之一致，令人吃惊。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同样，顺治皇帝给出的明太祖超越前代君王的理由，也是所定制度“规划周详”。既然明代制度如此完善，“咸极周详”，那清代理所当然要加以继承了。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对于这一点，清代的统治者是不避讳的。康熙帝就曾反复提及“明太祖旷世英雄，超轶往昔，规模典章，我朝尚多徵据”，^{[20]2320}“朕观明史，……我朝事例，因之者多”。^{[13]267}

事实也确实如此。明代的典章制度到清代大部

分都得到了保留，最主要的如中央不设宰相，以内阁作为辅政机构，相权分归六部；地方设总督巡抚；监察方面，中央仍设六科给事中，地方则是十五道；司法制度上仍是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而这些制度，主要创立于明初，由朱元璋一手厘定。由此观之，清代君主对明太祖的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肯定了明太祖，其实就是肯定了明代，特别是明代的典章制度；而肯定了明制，就是肯定了与之相因袭的清朝自身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这层含义上推而广之，也就不难理解康乾南巡时祭拜孝陵礼数之优渥、态度之恭敬了。

同样，在清帝历次谒陵的祭文中，更是不厌其烦的阐述其“继统”而非夺位的身份。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袞遣大学士冯铨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说道“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2]1326}首先，强调明代的灭亡是“国祚已终”、气数已尽；其次，申明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是“驱除逆寇”，既为明代报了深仇大恨，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此推之，则明清易代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谒陵后所作《过金陵论》中说：“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器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21]不仅再次强调农民军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调南明政权的无能与非法。因此清代才会“受天眷命，绍纘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谒明孝陵时所作的诗中，说得更为直接：“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困危致飞升。”^[22]一言以蔽之，阐述清朝的正统与继承的合法，是清帝谒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时候，祭文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宣讲书；而明孝陵，则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军事杀戮更行之有效。

四、结语

三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审视清帝祭拜明孝陵的举动时，应当肯定其积极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清帝的谒明陵是其统治方针转变的一个缩影，政策上由入关之初的军事杀戮、强力镇压向诉求文化认同、消弥民族矛盾的转变，很好地笼络了人心，并进一步稳定了全国局势，特别是在当初反抗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曾经作为故明象征的明孝陵，在文人笔下逐步地转变为吊古鉴今的所在。“山河故国事全销，黄屋青丘锁寂

寥”^[23]，面对孝陵，人们更多的感受是对王朝更替、时代兴衰的感慨。“怅望寝园今寂寞，橐驼秋牧孝陵烟”^[24]，透露出的已经是历史的落寞和时人的闲散；“寒云无恙锁松楸，共道兴朝礼数优。仍遣中璫趋享殿，不教牧竖践明楼。”^[25]此时的士人们主要做的，已经是对本朝和当今皇上的歌功颂德了。

[参考文献]

- [1] 张玉书. 圣驾诣明太祖陵颂[M]//张玉书. 张文贞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 [2]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 陈作霖.金陵通纪:卷一[M].光绪瑞华馆刊本.
- [4]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74.
- [5] 左丘明.左传:成公三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6] 明太宗实录:卷九,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条[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35.
- [7] 张廷玉.明史:成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75.
- [8] 章潢.图书编:卷九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673.
- [9] 清高宗.题明陵[M]//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0册:355.
- [10] 王夫之.黄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
- [1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8.
- [12] 清高宗.历代帝王庙礼成恭纪[M]//清代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888.
- [13] 赵尔巽.清史稿:圣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4] 王焕镛.明孝陵志:卷四[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70.
- [15] 顾炎武.闰五月十日恭诣孝陵[M]//亭林诗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318.
- [16] 阎尔梅.谒钟山孝陵[M]//阎尔梅.白奔山人诗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42.
- [17] 张玉书.驾幸江宁纪[M]//张玉书.张文贞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2册.
- [18] 陈鹏年.谒明陵和初庵韵[M]//陈鹏年.胸山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77.
- [19]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丙申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33.
- [20] 清代官修.历代帝王[M]//清朝通典:卷四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21] 清圣祖.过金陵论[M]//清圣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初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180.
- [22] 清高宗.谒明太祖陵[M]//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5册:610.
- [23] 陈鹏年.再谒明陵[M]//陈鹏年.秣陵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9册:651.
- [24] 邵长衡.望钟山[M]//邵长衡.青门麓稿: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7册:719.
- [25] 王友亮.明孝陵[M]//明孝陵博物馆.明孝陵史料汇编: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615.

[责任编辑:王继洲]

Reasons for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s Visit to Ming Xiaoling Tomb

ZHENG Yu-ch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Xiaoling Tomb, located on the southern slope of Zhongshan Mountain, is the mausoleum of Zhu Yuan-zhang,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his Empress. This tomb was visited by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for seven times and it indicates great honor of the Qing Dynasty to Zhu Yuan-zhang. The simple summary of "appeasing citizens" can not fully explain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se actions. The reasons contain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Qing Dynasty's declaration of its legitimacy, its pursuit on Man-Han ethnical reconciliation Man and Han nationalities, and also identity of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legal successor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Xiaoling;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loyalists of the Ming Dynasty; Man-Han reconciliation